

棠 毓 孫



馬 寶



文 季 叢 書 之 十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文季叢書之十

馬寶

孫毓棠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季叢書之十

寶馬

中華民國廿八年九月

初版

著者

孫毓棠

編輯者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 定價國幣五角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錄

上卷

寶馬

一

下卷

老馬

六

北極

七

死海

三

同家

五

海盜船

七

烏黎將軍

八

城

三

河	九〇
洪水	九六
野狗	一〇一
滌罪	一〇七
夏	一一〇
劫掠	一一三
舞	一二七
我回來了	一二〇
陽春有梅雨	一三三
訴	一三四
蝙蝠	一三五
船	一三八

燈

二七

吐谷圖王

二六

我失落了些什

二三

踏着沙沙的落葉

二四

送

二七

秋暮

二四

清晨

二四

拒絕

二四

殘春

二五

忙

二五

東風

二四

詠

二六

雲

一六二

奔

一六五

落花

一七一

怨

一六六

婚夕

一六八

寶馬

西去長安一萬里，草莽荒沙的路，
在世界的屋脊上聳立着葱嶺的
千巒萬峯。峯頂冠着太古積留的
白雪，瀉成了澀河，滾滾的濁濤
盤崖繞谷，西流過一個叢山環偃的
古國。七十幾座城池，戶口三十萬
麥花搖時有雲雀飛，無數的
牛羊牧遍了山野；中秋葡萄
幾百里香，園圃也垂起金黃的果子。

葡萄的歌聲從西山飄到東山，
飄着和平，飄着夢。葡萄熟時
村姑們跨着竹籃，鄉家人趕着
驢車，一筐筐高載了晶紅艷紫；
神廟前紮起慶賀的花燈，家家都
趕釀新秋的美酒；富貴人夜宴上
堆滿着罌缶，琉璃的夜光杯酌醉了
太平歲月。

宛王毋寡散着紅鬚，

在貴山城建築起輝煌的宮殿，
玳瑁鑲的王冠綠得像他的眼睛，
御苑裏的紅芍藥像他心頭的想望。

他愛條支的眩眼戲，身毒的大珍珠，

他愛大秦安息的美人和孔雀，他愛

于闐紫玉的透明，愛烏孫雕弓

能射呼揭的鐵箭。他愛他堂前

羣羣赤着身的女人披起沙穀與冰紈

躺在罽賓的花氈上魚樣的笑。

他愛用金罇來飲美酒，張血口

向黃月唱英雄的歌；美酒香透了

琵琶舞袖，灑紅了裸乳和王袍。

但是他更愛寶馬，（天注的劫數！）

愛他們八尺的腰身，紅鬃與黑鬃；

愛他們昂首的雄姿，和千里奔馳的

骨力。他叫各地官司分苑來牧養，
佩上金鐙和花鞍，他喚他們作
騏驎、騊駼、驊騮和騄駼。他心窩裏
一條顫抖抖的尖毒舌，向四周
鄰國笑着火紅的傲岸的笑。

這消息越天山，經大漠，傳進玉門，
長安坐着漢家皇帝。他戴的是
世界上第一座神冠，治理着
天下第一處富麗堂皇的國度，
他的長安是世界上第一座城池，
是人間第一等的光榮。他陛下

人民的勇武與文慧。東南從大海
西北到流沙，幾萬里說不盡的
青山綠水，市鎮的繁華；田疇麥隴，
村家的雞狗與桑麻。河漢江淮裏
望不斷的帆影；金椎的大道上
飛馳着朱輪華蓋，郵傳和駟馬。
漢家皇帝東幸齊魯來封泰山，
北臨汾陰去祀后土，勒兵十八萬
西游朔方，他自稱是無上的天之子。
長安城南面象南箕，北象北斗，
右望終南山，一架雋秀的風屏，
左帶着渭水滄滄歌古的浪。

長安城綦布着九街十八巷，

盤龍的罽毼下朱門遙對着朱門，

是王侯將相和郡國的邸第；九市

開時，綠長了垂楊柳，紅艷了花枝，

羅衫墜馬髻是淡粉長袂的女子；

葛巾韋帶是商賈人；酒肆花街

坐滿了羽林郎吏，看騎馬跨雕鷹的

是王孫貴公子。樂府的歌吹飄過宮牆，

明光宮遠望着長樂的樓臺殿閣。

曉磬一聲敲，六宮的妃嬪傳動臘燭，

滿朝集會起立冠，彩綬，黼黻，玉珪，

貂蟬和銀璫；未央迴龍的宮闕

響起太鼓金鐘，華轂的雲蓋車集在宮門，聽玉堂傳呼出金馬的待詔。未央前殿下班列着猛將忠臣，在這裏盤轉機樞便決定了一切人間的命運。他們東吞了獬豸，南下過牂牁，北封燕然，又禪過姑衍，他們要囊括四海，席捲八荒，都因為這是先祖先宗遺留的責任。

太初元年，這一天遠使回了國，奏上中書說：『爲大宛的刁蠻有辱了君命。大宛王詐留下錦繡繪帛，

強奪了錢寶，在使者車令的席前
椎毀了金駒；逃過郁成又遭了劫掠。

他們說北邊有強胡挽着雕弓，

南傍天山又缺乏水草，漢軍插翅也

飛不過流沙，怕什麼漢皇不獻寶馬！

天子沉下了臉，推開玉几，傳侍中

立刻命御史按蘭臺詔拜李廣利

去西伐大宛。虎符班發了六千鐵騎，

步戎編制起幾萬壯士；轉天五鼓

齊集在渭水橋頭看貳師將軍

親受了斧鉞。將軍被着鎖子鎧，

頭頂上閃亮着金鑒，勒白馬高聲

喊出誓詞：『爲爭漢家社稷的光榮，
男兒當萬里立功名。這一程

不屠平貴山，無顏再歸朝見天子。』

鼙鼓一聲敲，萬人的歡呼直衝上
雲霄，旌旗搖亂了陽春的綠野。

將軍站在高壇上檢閱過全師，

渭水邊排設下四五里牛羊的饗宴，

文武官員們奉上玉爵；天子嘆

解開羈繩纔知道將軍本是條猛虎。

盤過六盤山，兵出狄道，一路

迤邐搖蕩着旌旗是幾萬軍馬。

焉支山深春的鳳仙正紅，居延河
佈滿了漢家新築的堡壘；山路
曲折鋪一地殘花，松林裏亂噪着
無名的山鳥。將軍傳令催促全軍
不許留連，趕夏末過姑師齊會在
烏壘。過了酒泉，敦煌，屯戶人家
漸漸稀疏，遍野蔓衍着蓬蓬亂草。
兵過鹽水，遠望見玉門在浩淼的
平沙上聳立着雄偉。玉門都尉
烹牛煮酒早備下了出關的祖道，
舉杯對將軍說：『今年怪，山東的
蝗蟲忽然飛到了河西，將軍前程可』